

燕垒生  
全本作品

血与火的战争史诗，媲美《蜀山剑侠传》的开山立派之作

燕垒生◎著

# 天所健

解部  
激雷  
卷三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 天行健

燕垒生◎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行健. 3 / 燕垒生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 
2009. 4

ISBN 978-7-5385-3845-8

I. 天… II. 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9126 号

天行健. 3

燕垒生

策 划: 张进步

作 者: 燕垒生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 熊晓君

特约编辑: 吴志硕

装帧设计: 李笑冰

封面绘图: 张晓雨 易南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
印 刷: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6. 5

字 数: 241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3845-8

定 价: 28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 目录

第十六章	闪电一击	1
第十七章	孤军奋战	20
第十八章	帐中之密	40
第十九章	九死一生	57
第二十章	以和为贵	73
第二十一章	诈术欺人	89
第二十二章	谋事在人	109
第二十三章	臣罪当诛	127
第二十四章	髀肉重生	145
第二十五章	危在旦夕	162

## 目 录

第二十六章	国之重宝	179
第二十七章	重振旗鼓	195
第二十八章	深谷断魂	211
第二十九章	穴地攻城	228
第三十章	龙战于野	245

## 第十六章 闪电一击

回到军营时，已是深夜。但走到门口，却听得里面仍是传来一些声音。

我和曹闻道、甄以宁在营门口跳下马，两个站岗的士兵过来牵马，我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还有人不休息？”

蛇人偷袭失败后，今天也没有再来攻城，因此前锋营和狼兵都趁这个机会在休息，我也想不出有谁精力如此旺盛，这么晚了还不睡。

一个士兵撇了撇嘴道：“是任将军。他们那六十个人还在搬东西。”

我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为什么不帮他们？任将军一路上功劳甚大，难道你们还有门户之见吗？”

那士兵急道：“统制，不是的。我们也说要帮他搬，但任将军不要我们搬，连民夫都不用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
任吉的部队虽然暂由我指挥，但他毕竟是毕炜的直系，到了城中，我已没办法再指挥他了。虽然任吉那六十个人也安排在我营中，但他将自己几个营帐隔开，不和前锋营与狼兵杂处，我更没想到他居然连忙都不要人帮。我看了看曹闻道和甄以宁，道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任吉的军营排在营盘的角上，可以说是营中之营。任吉正指挥着手下在抬东西。他们一共不过六十个人，三十架雷霆弩要从船上拆下，重新安装，就够他们忙半天了。我走到他们营门口，任吉已看到了我，放下手上的东西迎了上来，向我行了一礼道：“楚统制，你还不休息吗？”

我看了看他们。他们那船人虽少，东西却不少，正有两个士兵抬了一个大箱子过来，小心翼翼地。我道：“任将军，你为什么不要人帮忙？”

任吉又行了一礼道：“楚统制，请不要多心。末将受毕将军之命，这些雷霆弩务必要保管周全，绝不能落到旁人手中，因此不敢劳动贵军。”

我有些不悦地道：“难道你还怕先锋营和狼兵有内奸不成？”

“末将不敢。”任吉大概也听到了我声音中的不悦，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道，“末将身为军人，只以长官命令为重，请楚统制原谅。”

我也向他行了一礼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任将军你忙吧。此番赴援，多亏任将军出力，在此多谢了。”

他这样的军人有些死板，不知变通，但确是个好军人。我刚要走，任吉忽然在我背后道：“楚统制！”

他的话中有些欲言又止之意。我转过头道：“任将军还有事么？”

任吉想了想道：“楚将军，我听说你与张员外是旧识，想必你已经知道我带来了平地雷。还望你将此事守密，不要外传。这种武器越机密越好，否则走漏消息，只怕难收奇效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知道了。”

走出一段，我低声对曹闻道：“任吉真是死板。武器守得再机密，蛇人已然身受，哪会不知道的。”

曹闻道看了看身后，小声道：“楚将军，难道任将军是怕有蛇人内奸吗？难道，蛇人真有内奸安排进来？”

在高鹫城时，高铁冲之事他大概也不知道。我正想说蛇人会有内奸，甄以宁忽道：“其实，他是要瞒着二太子吧。”

甄以宁的声音说得很轻，但我却不由浑身一震。

甄以宁说得没错，任吉与其是怕消息走漏给蛇人，不如说是不想让二太子知道他有这种威力极大的武器。我不由叹了口气，一时也说不出话来。本以为

两位太子虽然相争，但对付蛇人时总该团结一致，看来这也只是我的一相情愿。二太子问了我半天，任吉又要我不要把平地雷的消息传出去，只怕都是基于两位太子之争。只怕，日后这两方面的力量仍然会有摩擦的。

只是邵风观到底是什么态度？他是不是真的已与文侯决裂，投到二太子一方去了？

我看了看天。月亮圆圆的，清辉洒在路上，军营中也不时传出土兵的鼾声，更添一分静谧。但是在静谧背后，似乎又有着万丈暗潮涌动。

蛇人自从偷袭失败后，行踪一直很古怪，大多是围而不攻，偶尔攻一次也是不胜即退，任吉把雷霆弩都装到了箭楼上，用得也不多，平地雷更是用都没用过。尽管守城越来越不吃力，但我仍然有些不安。和钱文义他们商议，都觉得蛇人该是用当初围困高鹫城的故技。但高鹫城粮草甚少，围城有利，东平城却粮草充足，蛇人这种围困实是毫无作用，难道这真的是蛇人首领决策错误吗？

二十日这天，算来毕炜所带大队也该到了。这一日蛇人又是攻打了一阵便又退下，看着蛇人退去的背影，我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浓。我把枪交给边上的士兵，转身对站在我身边的曹闻道：“曹将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？”

曹闻道正在脱下头盔，听得我的话，他含糊地道：“是有些怪。不过，蛇人是些生番，说不定真是想错了。它们破了高鹫城后，只怕这办法屡试不爽，又要用一次，也是说得通的。”

我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清楚。我想最好去向邵将军说一说，要他小心，说不定蛇人会有什么异动。”

曹闻道把头盔脱下来了，他夹在腋下，看了看周围的士兵，忽然道：“楚将军，我真有些奇怪，以现在这支前锋营的战力来看，武侯当初的十万大军，实在不该只能守四十天的，东平城中只有四万多人马，现在可也守了那么多天了。”

他并不是在问我，但是我也实在说不上来。战场上的胜负，有时真是不可理喻，相去可能不过一线之微，武侯当初大概也不是没有胜机，只是阴差阳错才导致失败。不过现在诸军都恢复了一些信心，这也并不是坏事。

我把重甲脱掉，又披上了外袍，道：“曹将军，你让人通知一下三统领，好生约束，我去见过邵将军和二太子就来。”



前锋营这些天抽空进行训练。这一千多人论战力，实不逊于任何一支强兵，但由于是拼凑成军，各部的磨合很成问题。我在训练诸军时便想，若是有吴万龄在此，实在可以事半功倍。论弓马刀枪，吴万龄没有一样出色，不过他整顿军纪实在很有一套。这些天我自己统兵，每天研读那半部《胜兵策》，才知道练兵之时，军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单兵的战力更重要。一队寻常士兵，纪律谨严，整体战力便远不止单兵战力的相加。以前，不论是武侯还是沈西平，这一点都有所忽视，所以当初龙鳞军虽然攻击力可谓天下第一，终究比不上纪律较为严明的前锋营。

我跳上马，向邵风观的中军走去。一场战斗结束，城上士兵正在换岗，不论是二太子的援军还是邵风观的守军，他们的秩序也都很是整饬，看来，他们一样也发现了军纪的重要。

到了邵风观的营前，我跳下来，让门口的护兵通过名，跟着他进去。刚进营，却听得二太子的声音道：“楚将军来了？正好。”

二太子也在？我入内才发现二太子和邵风观两人正坐在案前，面前放着酒杯，好像正在议事。我跪下来行了一礼，参见过后道：“殿下，邵将军，楚休红有事相禀。”

邵风观也不知为什么，似乎一直都有意避开我，我这般一说，他端着酒杯也没说什么，二太子却道：“楚将军，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殿下，邵将军，蛇人围城已久，攻势却不强，末将以为，其中可能有诈。”

邵风观手微微一抖，放下杯子，看着我道：“楚将军，何以见得？”

“末将当初跟随武侯大人守御高鹫城，那时的蛇人也是如此，每当攻城不利便又退下，直到后来有大批蛇人助攻，使城中十万大军全军覆没，我怕蛇人会重施故技。”

邵风观看着那杯子，喃喃道：“若真是如此，倒是好办了，蛇人这趟定然失算，就怕它们打的不是这个主意。”

二太子在一边笑道：“楚将军这是多虑了。高鹫城四面皆是平野，孤立无援，蛇人的围攻方能奏效。东平城却有东阳城为犄角之势，又有补给从水路运来，蛇人再围个两三年，也攻不下来的。”

我抬起头道：“二太子明察。但末将担心，蛇人本意，实不在攻取东平城，而

是借机将我大军牵制此处，主力却在扫荡南方诸行省，那又如何是好？”

二太子还没说什么，邵风观的手又是一动，连那酒杯也打翻了。他有点失态地站起来道：“楚将军，你也这么想？”

这时我才注意到，我这话一出口，连二太子的脸色也有些变。我横了横心道：“末将以为，蛇人这等妖物，以一支孤军直指大江边的东平城，实在有些令人费解。蛇人纵然为数众多，终究没有人多，但大江以南诸省自苍月公叛乱以来，已无在编之军，蛇人若要巩固后方，首先是不让我们的大军南下，而后扫清南方诸省，然后再集结大军攻城。此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，故蛇人有意来犯东平城，使得帝君全力注意东平城安危，我想，只怕现在蛇人的主力实际已分散在南方诸省，并不在此处。”

我刚说完，邵风观猛地一拍桌案，站了起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肩头。我吓了一跳，只道自己的话有什么得罪之处，没想到他抓着我的肩把我提起来，扭头对二太子道：“殿下，楚将军与我不谋而合，你还有疑义吗？”

二太子却仍是坐着，拿起了他的杯子，有些茫然地看着前面道：“此事干系太大，我一身骂名事小，一旦估计错误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邵将军，你还是坐下来再说说。”他转过头又对我道，“楚将军，你也来坐坐吧。呵呵，这些天来，你还是第一个来与我们说明此事的。你军衔不高，胆子倒也不小。”

我忙不迭又跪下来道：“楚休红自知官卑职小，实是冒犯。但这些事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还望殿下与邵将军恕罪。”

邵风观拍拍我的肩道：“何罪之有，若是被蛇人攻破城池，什么军衔，全要成了蛇人肚子里的一堆肉。楚将军，你倒有些货拿出来，我也小觑你了。”

他这话说得有些露骨，似乎在说二太子也是肚里空空的人物，二太子在一边有些不悦地道：“邵将军，坐吧。”

邵风观这才有些惶恐，行了一礼道：“殿下，请恕末将失礼。”

他虽是东平城主将，但他与二太子相比，地位实在有天壤之别。以前和邵风观没见过几次，今天才算面对面地坐到一起。邵风观相貌也平平，略有几根胡须，不像邓沧澜那样一派清雅的儒将之风，也不像毕炜那样一副雷厉风行的勇将风范，很是平凡。这大概也是他不为文侯所喜，终于与文侯反目之由吧。想到这儿，我倒有些得意。文侯对我印象不差，大概我也属于相貌俊朗的那一种。

二太子等我坐下来，让人给我添个酒杯后道：“楚将军，方才你说南方诸省已无成编之军，此话尚有纰漏。南方诸省，还有一支力量颇为可观的成制之军，只是现在消息不通，不知到底如何了。”

我道：“殿下所言，必是指五羊城主的两万私兵吧？”

五羊城的地位颇为特殊，虽然五羊城主无官无职，却拥有两万私兵。听说五羊城因为靠海，那私兵大多是水军，虽然不属官军，不太被帝国诸军看得起，但私底下传说，那两万私兵装备精良，力量非同小可，所以苍月公反叛时，五羊城主没有附和也没有反对，苍月公也静观其变，任其自然。只是那私兵的力量到底如何，就不知底细了。

二太子道：“正是。方才我与邵将军正在猜测五羊城主到底是何居心，是不是仍然如苍月公起事时一般，五羊城保持中立，还是已经被蛇人破城，城中大小尽遭屠戮，已无孑遗。”

我正想说大概仍是保持中立，因为五羊城主曾派郑昭为使与文侯取得联系。但文侯却又有杀郑昭之心，不知出了这事后，五羊城主是不是仍能保持中立了，所以话到嘴边，仍是没说。二太子也没有注意我的欲言又止，仍道：“可惜斥堠也没消息，实在不知五羊城主心意。”

我插嘴道：“殿下，蛇人至今未用大军来攻东平城，是不是可以说南部诸省尚未全部落到它们手中？”

郑昭抵达帝都，不过是几天前的事，他是从城西逃进城去的，路途更远，现在肯定还没到五羊城。何况那次郑昭制住了我，但却并没有杀我泄愤，看来五羊城主是不会决定与帝国决裂的，蛇人与苍月公到底不同。

二太子点了点头道：“有理。”

他端起酒杯，突然叹了口气道：“天降浩劫，生灵涂炭，唉，这世界真不知何时是个头。”

他的话很平和，然而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我一阵感激。那些大臣名将一个个说起战事时，总说是要让帝国金瓯无缺，好像在战争中死掉再多的百姓都是应该的。二太子自己也是储君，却说出这样的话，真有些让我意外地感动。

邵风观把酒杯放到嘴边，将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，大声道：“殿下，天寿节在即，未将所议，不知殿下定了没有？”

我不知道邵风观提出了什么建议,有些莫名其妙地看了看邵风观,但邵风观根本不理睬我,只是看着二太子。二太子也将酒杯端起来喝了一口,忽然一掌往案头一拍,道:“立刻招集诸将商议此事。”

二太子说完,大概见我在一边茫然地样子,笑了笑:“楚将军,你也不知道吧,邵将军提议,从城中发兵,去攻打蛇人。”

要去攻打蛇人!这个计划让人吓了一跳。在高鹫城中,自沈西平战死后,武侯也从来没有这等想法。蛇人的攻击力太强了,没人有那么大胆狂妄,便是那时的杀生王柴胜相,自从与蛇人正面交战后,也没有再敢说派兵进攻之事,每个人都觉得与蛇人的战事只能以守御为主。东平城被围后,一直都是闭门坚守,我没料到邵风观到此时却有如此惊人的提议,不由惊道:“二太子,此事尚待从长计议……”

二太子笑了笑:“正是要商议此事。”

他没再理我,拍了拍手,一个护兵进来跪下道:“殿下。”

二太子从身边摸出一支令牌掷下道:“立刻召集各军领军将官到此处议事,另外叫人在这里摆好座位。”

那护兵接令出去了,二太子又端起一杯酒笑了笑:“楚将军,你坐到下面去吧。”

议事时,我这么个下将军自然没资格坐到二太子和邵风观身边。我心知此时说也没用,站起身默然行了一礼,走到后面去。这时几个护兵进来整理座位,我在角上拣了个和我身份相符的座位坐了下来。邵风观的行营甚大,坐个几十个人自然不在话下,不过二太子说的是各军领军将官,现在我倒也算一个。要是毕炜所率大军到了,大概我就没资格再来参加了吧。

城中现在有大约四万多人,来参与军机会议的都是千夫长以上的将官。邵风观的驻军在东平城有一万三四千,还有四五千驻在东阳城,那儿的军官现在没办法过来,前来议事的只是东平城中的十几个千夫长,加上二太子的二十个千夫长,到齐时,营中已满满坐了三十多人。路恭行来得甚早,他进来后向二太子行过礼,见我坐在角上,过来坐到我边上,小声道:“楚将军,你早来了?”

路恭行一直是我长官,现在军衔也比我高一级,我站起身向他行了一礼道:“路将军,你坐吧。”

路恭行坐下后，小声道：“你可知道要商议什么事吗？”

我小声道：“邵将军准备派兵去攻蛇人。”

我的声音很小，路恭行却身上一震，像是吓了一跳，他道：“真的吗？这么急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也没说完。路恭行喃喃道：“果然有这样的决定，怪不得二太子这几天都命我加紧训练骑军。”

我还想说什么，却听得二太子道：“既然人已到齐，那便开始吧。”

二太子站起身，扫视了我们一眼，大声道：“东平城坚守至今，正好是三十三天。这三十三天里，诸位戮力同心，共赴患难，为国尽忠，东平城至今坚如磐石，都是倚仗在座诸位之力。”

他的声音很平和，但声音很响亮，每字每句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却不由有些脸红，因为二太子所说“倚仗在座诸位之力”，那是连我也算在内的，只是守御东平城，我实在没出什么大力。二太子这话让我大为汗颜。

二太子又道：“然这些天来，城中坐拥雄兵，株守不出，纵然蛇人攻不破此城，我军也难以取胜。邵将军先前与我商议，时至今日，已有必要出城一战，反守为攻，方能取得胜利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我听得有点茫茫然，看了看边上的路恭行，却突然发现他的嘴角有一丝讪笑，似是讥讽什么。我心头一动，小声道：“路将军，其实等毕炜将军援军到了再议此事也不迟。”

路恭行没有转过头来，嘴角只是略微一动，轻声道：“那时便迟了。”

这话本就在我预料之中了，但原本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但作为二太子重要将领的路恭行也这么说，自然我所料不差。二太子这么急要出城求战，正是要赶在毕炜援军之前，那自是不想让毕炜的援军分功。看来，邵风观确实是转向二太子一方，才会提出此议的。

二太子说什么天降浩劫，生灵涂炭，我觉得他颇有仁者之心，但是现在却觉得二太子也有其言而无其行，在他心目中，士兵的性命实不及这一场大功劳重要。现在出城攻敌，就算能胜，损失也大，但是二太子根本没想到这些，也许是不去想。他大概认为，太子一系的毕炜援军一到，再提出此议，那功劳反倒成了毕炜的了，不如现在趁毕炜未到便冒险出击，侥幸成功后，便成全了他一战

功成之名，先前东平城守军全军覆没的罪名也可以洗刷得干干净净了。接下来，二太子名列的第二储君更上层楼，与太子的第一储君换换位，那也更多几分把握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对邵风观有些怒意。二太子虽然号称熟读兵书，但他一直没有真正上过战阵。邵风观名列“地火水风”四将之一，久经战阵，自然明白轻重缓急，但他怎么能提出这样冒险的提议来投二太子所好？他难道真的是把士兵的性命当儿戏吗？

我离二太子的座位有些远，看过去，坐在二太子下手的邵风观神色也多少有些异样。也许，他知道这样的计划太过冒险，也在自责吧。但是他明知此议可行性太低，仍要提出，真不知他安的什么心。这次行动胜利了还好，若是失败，二太子最多因决策失误而削去储君之位，但邵风观只怕会性命不保了。

看着邵风观，我突然想到先前邵风观问二太子到底有没有想好，那么看来，我求见邵风观时，二太子也正在考虑此事的可行性，那么，只怕是我在这时进来说什么蛇人在后方扫清帝国残余力量，才使二太子决心采纳此议了？

我不免有些哭笑不得。二太子最后决定出击，看来我在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那么，如果这次出击再像当时沈西平那样败北，我是不是会被当成败北的首犯？

正想着，却听二太子在提我的名字，我一下竖起了耳朵，只听他道：“新近来援的前锋营统制楚休红将军亦向我进言，有谓蛇人困守不攻，定有深意。此言看来不错，若我军再株守不出，只怕会贻误战机，使蛇人得以做大，那更将不可收拾。当务之急，我军必要出兵攻击，以战果为天寿节献上一份厚礼！”

他说到后来，声音越来越响。我想起太子的口才也颇为了得，他们兄弟两个纵然大有不同，在言辞上倒是相颀相颀，不分上下，帐中诸军这时同时站起，大声道：“末将等愿同蛇人决一死战！”

帐中的气氛已被二太子煽动起来了，一个个都交头接耳地说着，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一副悲壮的神情。在他们想来，现在和蛇人的战事是到了最后关头，这一仗就算战死，也是值得的。

邵风观所定计策是以趁夜将三千骑军分为两队一同冲锋，进入蛇人营中后再兵分左右，从蛇人营两方冲出。与以前不同的是，这次步兵只是在阵后接

应，不参加冲锋，这样骑军可以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特性。三千骑军，要说取得多大的战果，那自是妄想，但是蛇人动作不快，寻常都要以战车代步，骑军不与蛇人缠斗，只负责冲营，到营中后又四处放火，一旦得手便马上撤回。这是《行军七要》中所说的“铁骑冲营，疾风突进，以乱敌心”之策，平心而论，这个计划并非全不可行，如果计划周详，实行时又能顺利，倒是可以取得一次小胜的。和战果相比，一旦主动出击也能取胜，那么守城军的士气便能大大提高，而更大的好处便是二太子能立下一场足以大吹一番的功劳。与预计战果相比，后一个原因对二太子的诱惑力更大吧。

我默想着这计划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。从二太子所说的来看，邵风观计划得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，并没有可指摘的，可是我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我知道计划归计划，实施起来未必能像想的一样顺利，真正到了战场上，瞬息万变，根本不会按兵法去硬套。像计划中那三千骑军要一同冲入，到营中再分开，在蛇人营中形成剪刀股一样的阵势，左右各杀一圈后再聚拢冲回，可一旦到了蛇人营中，两边这两支骑军未必能步调一致，如果一边被蛇人拦住，进攻受挫，那就势必使得另一支骑军成为孤军，而步兵只担任压阵，蛇人便能将两边各个击破，这三千人只怕要全军覆没在蛇人营中了。只是现在诸军士气如此高昂，我要是提出这样的异议，恐怕会被认为是自挫锐气，我张了张嘴，终于没有说出口。

等营中静了下来，路恭行忽然站起来道：“殿下，末将有一事不明。计划中，两支骑军齐头并进，可以在蛇人营门口会合，但若是蛇人主攻左右任一支骑军，将两军分开，岂不是被它们各个击破？”

我不禁暗自一击掌。路恭行说的，正是我所担心而不敢提的。路恭行是二太子的副将，由他来提，二太子想来也不至于震怒，说不定也会再想一想。

二太子还没说话，邵风观道：“路将军，兵法有云：‘谋定而后动，战则不怠’。城中骑军自围城以来，一直无用武之地，正如利刃发硎，急盼一用，而蛇人只道我军不敢出城交战，正是骄兵不可攻，此时出击，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方，一旦错过，也太过可惜。而我方援军入城后，蛇人定会加强戒备，那时此计便无法再用了。”

路恭行道：“现在城中只有不足四万士兵，分出三千冒如此大险，实为不

智。殿下，末将以为此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”

听他这般说，我不禁暗自叹气。

路恭行深通兵法，但他是兵部尚书之子，大概一辈子还没有尝过别人给他下圈套的滋味，邵风观这般在话中设个陷阱便乖乖跳下去了。邵风观说话有些无所顾忌，但我发现他的谈锋颇为锐利，最后那句话说得堂皇之至，也颇可自圆其说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一旦毕炜援军到来，蛇人一定会加强戒备的，而现在多少有些松懈。只是这话是以这次攻击能够取胜为前提，路恭行会落入圈套，于是让人觉得争的是等援军来后再出击还是现在出击为好的事了。这事二太子又是赞成了，路恭行这么说，就像是和二太子作对，恐怕反倒把二太子最后一丝犹豫也打消了。

果然，二太子道：“路将军，两军相遇勇者胜，你也不必太过谨慎，以致贻误战机。不过路将军所说亦可参考，此事宜早不宜迟，必要由一支精兵担任。”

他向下看了一眼，那些将领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，却听得二太子道：“前锋营楚休红将军！”

听到二太子叫我，我心中“咯噔”一下，出列跪倒在地道：“末将楚休红听令。”

“前锋营中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，且大半为骑军，左冲锋军便由楚将军你担任了。”

我低下头道：“遵命。”话说出口，心头却不由一阵惊慌。

从各营的组成来看，东平城地处大江南岸，这地方土质疏松，不适马匹奔跑，东平城中守军并不擅长骑兵，所以邵风观才会献这等计策，他也算定了冲锋的不会是他的部下。而前锋营是南征军逃回来的，南征军在蛇人最后的攻击下，连步军第一的锐步营也一个都逃不出来，逃回的大部是骑兵，从二太子的角度看，这样的任务也的确只有前锋营最为适合。我刚答了两个字，马上又道：“只是末将有一事相禀，此番赴援东平城，我军是坐船而来，三千人虽多是骑军，但战马一匹也没带。”

二太子道：“此事楚将军不必担心，东平城有战马五千匹，这些天来无用武之地，正好用于此事。另外，此战的右冲锋军，由我亲自统领。”

他这话一出口，路恭行已“啊”地失声叫了出来，他走出队列跪到我身边



道：“殿下，您千金之躯，末将以为由殿下直接统兵冲锋，那是万万不可。”

二太子喝道：“我为一军将领，必当身先士卒，不畏刀枪，又有何不可？路将军你退下了。”

路恭行却根本不退，抬起头道：“殿下，末将以为，殿下当运筹帷幄，发布号令，万万不可以身涉险。”

二太子的眉头皱了起来，鼻翼也有些抽动，喝道：“路将军，你是说本王要亲自冲锋，那是有勇无谋了？”

“末将不敢。但末将受帝君之命辅佐殿下，此话不得不说。殿下，您万万不可亲自上阵，此事还是交付智勇兼备之将担当。”

二太子长长呼出一口气，叫道：“路恭行，你是说本王智勇皆不备了？”

他的声音很是响亮，而且直呼路恭行之名，看来是真有些生气了。二太子大概熟读兵书，自负知兵，又年轻气盛，路恭行坚持己见，自是很让他气恼，话语间也不客气了。但路恭行仍是不卑不亢道：“殿下，末将不敢无礼。但末将当初随武侯南征，转战数千里，以武侯之能，亦从未披甲上阵。何况，为将之道，有斗将，有策将，殿下身负指挥三军的重任，这远比亲率一军冲锋重要得多，还望殿下三思。”

二太子瞪了他一眼，却也说不出话来。武侯当初是太子少保，也教过二太子兵法，二太子再狂妄，也不敢觉得现在比武侯还强，至少在人前不会这么说的。半晌，他才吐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。卜真！”

从边上走过一个将领来跪到我们身边道：“末将下将军卜真听令。”

“卜将军，由你统率右冲锋军，与楚将军联手攻敌。事不宜迟，两位将军速去点齐军马准备。”

说完，他一拂袖，大声道：“其余将领，除轮直守城的以外，其余人等随我压阵。此战必要成功，不许失败。”

我暗自叹息，却一句也不敢说。原本我对二太子颇为期待，但看来，二太子实在还是个莽撞少年，太易冲动。现在，只能希望邵风观这个计划订得完善些，能够顺利完成。

回到营中，天也快要黑了。此事太急，我马上召集前锋营的钱文义、杨易、